

孔学名方实秋糠

故事新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

孔 学 名 高 实 秕 糠

故 事 新 编

上海市城建局排水管理所工人
上海师大历史系大批判组联合编写

河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孔学名高实秕糠

儒家反动思想统治中国两千多年，流毒很深也很广。但这两千多年来，对儒家反动思想不是没有斗争的。历代劳动人民和法家以及一些进步思想家对儒家的斗争始终没有间断过。通过这些斗争，充分暴露了儒家思想腐朽没落的反动本质。孔学名高实秕糠。一切貌似强大、外强中干的东西，总是徒有其表，一经剥开，就一文不值。孔丘是这样，孔丘的徒子徒孙们也是这样。现进编故事若干则，陆续刊出，供大家参考。

——编者

盗 丘 受 斥

春秋晚期，奴隶起义领袖柳下跖，统率武装起义的奴隶九千人，纵横天下，袭击诸侯，所向披靡，猛烈地冲击着奴隶主的统治。对此，孔老二又怕又恨，但又觉得若能诚服跖的举动，倒是一个为奴隶主贵族献媚效劳的好机会，于是带着门徒颜回、子贡，去见柳

下跖。

见了柳下跖，孔老二先是天花乱坠地吹了一通“复礼”之道，接着又以高官厚禄加以诱骗，并张牙舞爪地进行威胁，要柳下跖放下武器，放弃斗争。

柳下跖义正词严，声色俱厉，痛斥孔老二：

“呸，住口！你妄称‘文、武’、顽固不化；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当面甜言蜜语装笑脸，背后造谣诬蔑下毒手！你要提倡的，正是我要反对的，你竟敢到我面前摇唇鼓舌，擅生是非！滚出去，你这个罪大恶极的盗丘！”

孔老二浑身发抖，趴在地上，偷偷地朝柳下跖看了一眼，只见柳下跖手按剑柄，怒目扬眉地瞧着他，吓得屁滚尿流，“色如死灰”，急忙抱头鼠窜而出，但仍禁不住双手发抖，登上马车还三次落掉了马缰绳。

丧 家 之 狗

孔老二扛着“克己复礼”的破旗，四处游说，不仅找不到靠山，反落得日暮途穷，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一次，跟着他外出游说的学生都跑散了，剩下他独个儿象鬼魂似地荡到郑国城门口，坐在地上直喘

气。

学生子贡到处找孔老二，没有找到，一个老百姓问他：“你是在找什么人吧？”

“是啊”，子贡连忙说，“你见着找的老师吗？”

“我只见东边城门口蹲着个颧角冲、头颈细、肩膀塌、腿子短的干瘪老头儿，一副狼狈相，活象一条丧家的狗！”

子贡听了，急匆匆跑到东城门口。果然不错，孔老二跟丧家狗一样，瞪着眼，在那里探头探脑哩。子贡把寻到他的经过说了，孔老二打量自己的模样儿，哭丧着脸，叹了口气：“是象一条丧家之狗啊！”

虽然如此，但他仍旧顽固地到卫、宋、陈、蔡、楚等国去兜售复辟之道，在卫国还被匡地的农民包围，差点儿拣不回狗命；在陈蔡则七日七夜没有饭吃，饿得面黄肌瘦，更似条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

草 包 露 馅

孔老二走在路上，遇见两个小孩在辩论，起初认为“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但转念又想：他们有什么难题解决不了，我何不显显自己“生而知之”的高明呢？于是上前搭话：“小孩，我就是大名远扬

的孔夫子。你们有什么不懂，尽可以请教我。”

两个小孩就将正争得不可开交的问题告诉了他。

一个说：“我讲太阳早晨离我们近，中午远。”

另一个说：“不，早晨远，中午近。”

哪一个对呢？孔老二搔搔头皮，眉头皱起一块疙瘩，亏他老奸巨猾，反问道：“你，还有你，是怎么知道的？”

这一个说：“早上看太阳，太阳大得象车轮；中午看太阳，太阳小得象饭碗。不是大的近，小的远吗？”

哪一个说：“我讲早上太阳离我们远，因为晒在身上一点不热；中午离我们近，因为晒在身上热乎乎的。瞧，此刻正在当午，你不是热得额上汗珠往外冒吗？”其实孔老二额头上冒的是急出来的冷汗。

“你说谁对？”两个小孩见孔老二不吱声，一齐问他。

孔老二愣了半晌，讲不出话来。

“咦，你不是自称‘夫子’，生而知之的吗？”

“哈，你刚才还叫我们‘尽可以请教’呢！”

孔老二被追问得狼狈不堪，只好掉头逃跑，但仍听得见两个孩子在议论：

“什么夫子！原来是个大草包呀！”

到处碰壁

孔老二三个月没官做，就熬不住要出门去钻营。

一次，他带着学生，驾着车出去兜生意，途中给一条小河挡住了去路，他吩咐说：“子路，前面有老农，去问问，渡口在哪儿。”

子路走到老农跟前，说明来意。

一个老农说：“孔老二不是天生的聪明人吗？竟不知道渡口在哪儿，倒来问我们‘下等人’？”

另一个老农更干脆：“你去对那个孔老二说，现在到处在改革，他还是回家吃老米饭去吧！随他这头猫头鹰飞到哪儿，也没人爱听那个鬼叫声。”

子路碰了一鼻子灰，快地回报孔老二。孔老二气得破口大骂：“这种人根本不配同我们说话！你别处去打听。”

子路跑了好多路，问明了渡口，才回到原处，谁知孔老二等不及就驾车走了，急得他直搓手。这时正好来了个老人，他赶紧上前问道：“你见到我们的夫子（老师）吗？”

老人一听问的是孔老二，鼻子里“哼”了一声，说：“一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寄生虫，还称什么

夫子！”说完自顾自刈草，再也不理子路。

子路好不容易找到孔老二，把老人的话说了，样子十分沮丧。没想到孔老二这回大有长进，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又怎么办呢？咱们是‘谋道’，搞‘复礼’的；他们是‘谋衣食’，只知道干活的。你难过什么？要象我这样多碰几次壁，多挨几句骂，磨练磨练，面皮就会一点点厚起来，这样才不愧是我的学生嘛！”

循“礼”丧生

子路是孔老二的得意门生之一。孔老二在周游列国，无人赏识时，曾说过：“如果我的主张在中国行不通了，我就乘木筏到海外去，那时跟我一块走的，恐怕就只子路一个人吧。”这一方面是由于子路学“礼”很有心得，另一方面则因为子路有几下子武术，好当保镖。不过，子路这个勇士不仅比孔老二死得早，而且死得很“冤枉”。

孔老二四处游说，最后灰溜溜回到鲁国时，曾将子路留在卫国奴隶主贵族孔悝手下做官。几年后，卫国政变，子路遵照孔老二“事君以忠”、“杀身成仁”的“教谕”，冒死去救孔悝。到了孔家，子

路与搞政变的武士打了起来，激战 中受了重伤，帽子的带子被打断了。子路想起老师时时挂在嘴边的“礼”，就大叫“君子就是死，帽子也要戴得端端正正的！”说完，就放下武器，双手系起帽带来。一群武士趁机蜂拥而上，将子路剁成肉酱。

子路为一顶帽子把性命丢掉了。他至死还不知道自己是上了孔老二的当。

厚 颜 无 耻

孟轲以传孔学为自己一生的志愿。他平时把“仁”字吹得天花乱坠，但他嘴馋，好吃牛肉，却又不肯担“不仁”之名，因此每次吃肉，他总是先叫人把牛牵到远处去杀，然后将烧好的牛排再端上来，这样他就可以放肆地大嚼。吃完之后，他剔剔牙齿，摸摸肚子，居然还摇头晃脑地说：“见了活牛，就不忍见它被杀；听了牛叫，就不忍吃它的肉。——这便是我君子跟他们烧饭做菜的人所大大不同的地方啊！”他的厚颜无耻，由此可见。

一天，孟轲在路上遇见一位朋友，他说：“你看我，啥也不干，吃得白白胖胖的。混饭吃一点不难，别得罪有钱的贵族就行了。”

那朋友听了，问他：“你这么说，不难为情么？”

孟轲禁不住夸夸其谈：“这有什么难为情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他一边说，一边把唾沫星子喷了人家一脸，还指着路边伐木的人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我是做‘大人之事’，他们是做‘小人之事’的！当今要治理天下，除了我还有谁呢？”正说着，只听得伐木的人齐声唱起歌来：

“砍呀，砍呀，砍下的木头堆放在河埠。你这种人不到树林里来伐木，凭什么住着高堂木屋？他这种人不种庄稼不流汗珠，凭什么夺走我们的稻谷？你们这些伪君子呵，全是吃白食的蠹虫！……”歌声雄壮嘹亮，吓得孟轲胆战心惊，面如土色，也不同朋友道别，跌跌冲冲地转身就跑……

装 病 求 官

孟轲和孔老二一样，也是一个做官迷。他曾多次求见齐宣王，想爬上齐国政治舞台，掌握大权，以便复辟奴隶制。但他的复古倒退主张，遭到齐国新兴地主阶级的反对。齐宣王对他也比较冷淡，没有派他做什么官。孟轲心里终日惶惶不安。

有一天，孟轲在房子里来回踱步，忽然听得门外一阵车马声，原来是齐宣王派使者来找他进宫。

孟轲想做官的红运到了，便高兴得手舞足蹈起来。但转念又想：过去齐宣王几次接见，都没有重用我。这次如果轻易应召进宫，恐怕又是白跑一趟。他眉头一皱，诡计又出，就捧着肚子，装出一副痛苦的样子对使者说：“大王召见，我实感荣幸之极；但是太不巧，今天我胃痛发作了，不能晋见大王，劳驾你去向他回报一下吧。”说完，还“哎哟、哎哟”哼了几声。

使者刚走，孟轲的几个学生就问孟轲：“夫子，你刚才还手舞足蹈，神气十足，怎么使者一进屋，你就生起病来了？”孟轲慢腾腾地坐到板凳上，狡黠地笑道：“病倒没有，我是装病不想去。”

“老师不是一直讲孝悌忠信吗？怎么可以随便撒谎呢？”

孟轲顿时收敛笑容，教训起学生来：“你们枉读圣贤的书。孔夫子曾说过，那种讲老实话的，不过是一种卑贱而固执的小人。象我们这样的大人君子，说话就不一定兑现，办事不一定做到。这叫做随机应变。”

由于孟轲善于耍诡计，这次终于骗到了“客卿”

的官职。

死 不 改 悔

孔老二的八世孙子孔鲋，在秦末农民起义时，怀抱“礼器”，混进了陈胜起义军内，当上了博士的官职，但仍口诵仁义，心怀鬼胎，时时不忘乃祖的复辟经。

一次，陈胜问起长久施政方针，孔鲋以为机会来到，急忙答道：“政权要长久，只有效法古代。从前周取代殷，就是以‘兴灭继绝’为施政第一要义的。你赶快起用那些六国的旧贵族吧！”

陈胜一听，“兴灭继绝”不正是孔老二“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一套吗？依了它，那还不是复辟吗？当即严厉驳斥道：“六国国君的后代，我绝对不能分封。古代的先王，与我有什么相干？王侯将相难道是天生的吗？告诉你，我们是自己斗争出来的，根本不是周朝的臣民，要效法周礼，办不到！”

孔鲋连忙跪倒在地，磕头谢罪。但这家伙同一切干反革命勾当的人一样，当面认错，背后捣鬼，连做梦都想复辟，直到将死时，还教他的徒子徒孙到鲁地去投奔儒家。当然，最后还是没有得到什么好结果。

自 取 灭 亡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实行新政，那些手不释《诗》、《书》，言必称文武的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们，看到离周礼越来越远，就忍耐不住，蠢蠢欲动。先是丞相王绾乘天下方定，怂恿秦始皇分封诸侯，但秦始皇听从法家李斯的意见，采取措施巩固了中央集权制，反把王绾罢了官。接着在咸阳宫的一次宴会上，博士淳于越又跳出来攻击郡县制，鼓吹恢复分封制，说：“不这样，国家政权就不能久长。”

丞相李斯严厉驳斥淳于越的谬论，对秦始皇说：“淳于越这种儒生，一心向往古代的、早已不合时宜的一套，目的在子反对今天的政治制度。这样下去，国家政权倒真要垮台。”

秦始皇点点头，问李斯有什么办法来制止儒生们的阴谋活动。

李斯回答说：“有。儒生们就是用孔老二之流所写的书讲占道、造舆论的。我们何不来个针锋相对，禁止私学，焚毁秦史以外的各国史书和私家收藏的《诗》、《书》、百家语呢？同时，还要下个命令，谁敢再谈论《诗》、《书》，就砍谁的头示众；以古

非今的人则更应杀其全家，给他们厉害瞧瞧。”

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一把火烧了那些充满腐儒气的毒草书，有力地打击了奴隶主残余势力“以文乱法”的复辟阴谋。

“焚书”第二年，又有两个为儒家帮腔的方士恶毒咒骂秦始皇，攻击中央集权制。秦始皇警觉到这两个方士的背后有人撑腰，就下令追查。这一查，可真揪出了一帮诽谤朝政、造谣惑众的儒生。原来这些家伙在秦始皇“焚书”之后，不仅私下讲学，宣扬孔孟之道，而且还结成小集团，密谋实行政变。秦始皇大怒，亲自选择了“以古非今”情节最严重的反动儒生四百六十人，将他们统统坑杀。

秦始皇“焚书坑儒”，立场坚定，行动决断，威振四海，名扬千古。以后在秦王朝内部再也没有一个儒生敢明目张胆地以古非今，到一千八百多年后的明朝，还“直使儒生至今犹害怕”，淳于越这个反面教员，其功劳倒也实在不能算小哩！

小丑送命

战国晚年，秦灭了卫，卫国的“儒使”荆轲逃到燕国。恰好这时燕太子丹为了维护本国奴隶主统治，

正在招降纳叛，与秦抗衡，见荆轲既通孔孟之道，又善刺杀武艺，便对他优礼相待，加以收买。

秦破赵后，迫近燕界，太子丹狗急跳墙，准备大搞阴谋诡计，派荆轲充当刺客，去刺杀秦王（即后来的秦始皇）。

荆轲本来就极端仇恨秦王，太子丹一说，立即表示接受。他按照儒家的“仁术”，对在燕国避难的另一个奴隶主狗腿子樊子期说：“你要报仇不难，只要你把头借给我，使我能骗得对方信任，接近秦王，我就有机会下手了。”樊子期果然自杀。荆轲骗到了朋友的头，装进木匣，又向太子丹讨了燕国最富饶的一块土地的地图，在易水地方哭哭啼啼告辞了大家。

荆轲到了秦都咸阳，说要献头献图，秦王在咸阳宫接见了。他。

荆轲献上头匣、地图。秦王把地图摊开，“图穷而匕首见”，这才发现地图里藏着一柄匕首。荆轲慌忙抓着匕首就刺。秦王却机智地挣脱了荆轲，拔出长剑，把荆轲左腿砍断。荆轲将匕首掷向秦王，没有击中。群臣上前，刀剑齐下，把这个敌视新政，搞暗杀活动的复辟狂砍死了。

临 终 训 子

西汉宣帝时，有个儒生陈万年，一生苦修孔孟之道，学得了一套“巧伪人”的“善事人”本领，极善于拉拉扯扯，吹吹拍拍，讨得了丞相丙吉的欢心，从一个郡吏爬到了御史大夫的高官。

然而，美景不长。陈万年经常生病。一天，他快要断气了，忽然想到如果不把自己“善事人”的诀窍传给儿子，陈家“光宗耀祖”的事业就要完蛋了。想到这里，他挣扎一番，把儿子陈咸叫到自己的床边坐下，有气无力、没完没了地讲了些尽是请客送礼，讨好主子的“待人”哲学。陈咸坐在一边，越听越厌烦，不禁打起瞌睡来，“咚”的一声，一头撞在屏风上，头上起了个大疙瘩。陈万年转脸一看，气得浑身发抖，抓起一根棍子要打陈咸，说：“老子苦心教训你，你反而打瞌睡，不听我的话，是什么道理？”陈咸一边躲避，一边回答说：“大人说的话，我都听明白了，不过是教我如何奉承拍马、谄媚阿谀罢了。”

昏暗的房间里只留下了陈万年一人，他仰卧床上，奄奄一息，终子发出了无可奈何的叹息：“完了！完了！”